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## 第一一三回 毒龍洞來鯉變色 慈航殿虎僕為殃

七竅夫婦騰在半空，轉轉旋旋，片刻已到毒龍洞外。風車駐下，赤鯉導入。七竅詢曰：「此毒龍洞乎？何形象不似從前也？」赤鯉曰：「古道尚且成渠，江河亦能成路，豈一小小石穴而不變耶？」七竅聞言點首，然終疑惑不定。住了一日，復又詢曰：「毒龍等安在？」赤鯉曰：「後自失了大人夫婦，慵於尋覓，各回宮內。惟吾心尚不捨，常常乘風空際，四境訪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爾真謂情長不盡矣。」赤鯉曰：「故主恩深，烏得不念？」七竅曰：「承爾盛意，導吾於此，不如借爾風車，將吾夫婦二人送歸都去。」赤鯉曰：「此刻回都，設遇三緘妖物，難免吞噬於爾。待吾乘風暗訪，如三緘已去，送爾夫婦同歸都下。如其未去，宜在是洞往而避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言亦是。然既如此，可將前日煙火等器，並及粟米諸般，與吾夫婦運齊，以好度日。」赤鯉曰：「這是自然，但遲速未可知。大人夫婦毋得濫出洞外，恐被李嫗尋著，不惟恨其背道而遁，且恨爾師命不遵，拉回廬中，必受碎割矣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深隱洞內，以候爾歸。速去運之，毋煩多囑。」赤鯉於是乘風竟去。

自去後，七竅夫婦在洞懸望。望了一日，不見歸來，夫婦饑火如焚，時向洞外望之。望至二日，依然不見形影。只得出洞掬水而食，以療喉乾食已，七竅謂珠蓮曰：「如赤鯉此去不返，何以聊生？」珠蓮曰：「今已去了二日，明日諒必返焉。」殊候及三日，夕陽西墜，終是渺然。七竅泣曰：「前遇張、李二嫗，雖云殘毒，猶幸未受饑餓。今被赤鯉刁弄來此，三日未得了食。倘彼去盜煙火之物，為受盜者擊斃，吾夫婦必死於是矣，安望生還乎？」珠蓮曰：「赤鯉道法高妙，受盜者焉能捕彼？妾料明日必歸無疑。」果到詰朝日落西山時，遙聽風聲響亮。珠蓮喜曰：「是必赤鯉來矣。」不一時，風車駐下，赤鯉忙忙促促，入洞言曰：「幾與大人、夫人不復見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如何？」赤鯉曰：「曩者吾辭主去，先盜煙火之物，東尋西覓，已盜得矣。孰意歸至半途，忽遇三緘妖孽。吾畏甚，將所盜者概行拋卻，升空而回。當被三緘追逐數十里，不是風車迅速，早為彼吞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聽爾刁弄，來此洞裡已三日不食，如再無粟米以充乃腹，夫婦性命不幾為爾害乎？」赤鯉曰：「且再忍著此日，吾於明早另選市鎮以盜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其奈饑火焚心，甚難息以？」赤鯉曰：「洞外有水，欲息饑火，只此而已，他無望焉。」夫婦聞此，默然無詞。

次日早起，赤鯉又乘風車而去。兩日方回，僅以粟米數升交與七竅，曰：「爾夫婦可將生粟暫且用著幾日，俟盜得煙火之器，然後烹食不遲。」七竅曰：「生粟如何食耶？」赤鯉曰：「事勢如此，怎比在衙時乎？」言畢出洞，乘風去了。七竅夫婦強將生粟食以果腹。看看食盡，赤鯉尚未見歸。夫婦夫可如何，仍然掬水而食。日復一日，已饑餓不能出門戶矣。

他日，赤鯉攜來鼎鼎之屬，交與七竅。七竅曰：「有粟米時又無鼎鼎，今有鼎鼎，又無粟米，此日如何度法？」赤鯉怒曰：「吾前在衙，雖然受爾微恩，三緘妖物欲噬爾夫婦，吾與毒龍等費盡無限苦辛，才將爾二人救出虎口，前恩諒已酬盡。茲又落於山妖手中，不與設計逃之，終必為其所害。是吾之報爾夫婦者，不可謂不厚也。即在洞內飲點泉水，無苦於爾，尚思受享前福，欲得山珍海錯以快朵頤乎？吾念主恩，盜粟盜鼎，所歷苦楚，姑且不論，倘被受盜者擒著，吾之性命，必為爾夫婦拋在荒郊。今與爾言，要想回都，須忍著凍餒。若在此索粟烹吞，吾不耐為爾驅使矣。」七竅曰：「爾為吾僕，即驅使爾，亦屬份所當然。」赤鯉曰：「彼時此時，爾未思耶？」七竅見赤鯉言詞不合，怒氣勃勃曰：「吾夫婦在李嫗處學習大道，坐享安樂，凍餒毫無。因誤聽爾言，來在此間，受餓捱饑，是誰之過？」言此，掌擊赤鯉。赤鯉笑曰：「爾至此地步，豈猶是在衙日耶。爾欲擊吾，吾且將爾束弔洞外，以鞭笞之。」遂挽袖持索，弔七竅於梧桐枝上，鞭笞不停。七竅呼號聲嘶，無人解救。珠蓮痛甚，哭泣上前，護定其身。赤鯉停著鞭笞，怒向珠蓮曰：「爾這婢婦，皮膚亦癢乎？」即時放下七竅，又將珠蓮弔上，如笞七竅一般。笞畢，赤鯉曰：「吾要回吾洞中，任死任生，隨爾夫婦。」七竅身難轉動，不敢應諾，只有暗暗垂淚而已。赤鯉去後，七竅將珠蓮放下，坐而泣曰：「悔聽讒言到洞來。」珠蓮曰：「而今受害亦應該。」七竅曰：「因貪都內容華盛。」珠蓮曰：「此日如何免餓災？」夫婦想到傷心之處，大哭不止。

三緘又思：「吾化赤鯉磨之，其情諒已繼矣。毒龍蝦精等尚在夫婦心內，且次第化來，一一磨彼二人，以堅其入道之念。」計定，扭身化為毒龍模樣，迤邐入洞，曰：「爾大人、夫人耶？」七竅正在悲痛，忽聞有人問之，忙拭淚痕，睜目而視，乃役吏馬魁也，已知為毒龍所附，難與同群。奈事在垂危，身無可賴，不得已，向毒龍柔聲下氣曰：「爾何往，將吾夫婦拋去不顧乎？」毒龍曰：「自大人、夫人失去之後，吾與赤鯉等遍尋不得，各回宮中。然主僕情深，心常戀戀。所以今日又來尋覓，不料在此主僕得以重逢也。」七竅聽得毒龍此番言詞，遂牽衣而泣。泣已，將前日所遇及赤鯉相待情景詳細告之。毒龍怒曰：「赤鯉這廝忘恩太甚，吾若遇及，定不饒彼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饑餓極矣，若有粟米烹之，以供一飽，死亦甘心。」毒龍曰：「大人稍待，吾去尋來。」去不多時，果將粟米攜至。片刻烹熟，請七竅夫婦食之。夫婦飽食一餐，不勝欣喜。毒龍曰：「大人、夫人不必憂心，有吾在茲，自不受苦也。」七竅諾。夫婦從此得其供奉，飽食月餘，身體康強，無有憂慮。

一日，毒龍謂七竅曰：「珍饈之味，大人夫婦久未食矣。」

待吾去到都中盜取一二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是，勞煩多矣。」毒龍曰：「在衙受恩甚重，今日應當補報。」所言至此，飛身而去。片時歸洞，手捧一盆。盆內珍饈，件件齊備。七竅夫婦見而謝曰：「勞爾入都，途程千里，頃刻而珍饈畢獻。爾可與吾共食之。」毒龍曰：「僕婢者流，何敢與主同食？待大人夫婦食畢後，再食未晚。」夫婦喜甚，僅食一半，留半以待毒龍。毒龍食餘，將盆撤去。七竅夫婦暗自言曰：「報恩如毒龍，愧煞赤鯉矣。」

殊意毒龍供了半載，倏於一日笑謂七竅曰：「吾思大人夫婦不能得回都下，官階已無所望。徒在洞中度日，亦屬枉然。吾前在衙所受恩情，業已報滿。茲者實言告汝，吾久未得人軀而食，不如將大人夫婦吞在腹內，以免在世受此苦況為愈焉。」七竅驚曰：「吾在衙時，何等厚恩以待爾輩。胡於患難之際，反欲以吾為口中食耶？」毒龍曰：「一時食爾，其心不忍。且留爾夫婦多活三日，三日後必不饒也。」言畢，乘風出洞，不知所往。

七竅歎曰：「吾久知妖部不可以同居也。同居久，狼性必發耳。」珠蓮曰：「非獨妖部為然，即屬人類，見遇患難而以足蹴之者甚多。」七竅聞言，不禁泣下，曰：「然則，吾夫婦將何以避之？」珠蓮曰：「暗地逃走，不亦可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荒山野徑，向何而逃？」珠蓮曰：「逃出此洞，再作區處。」二人於是攜手同行。

出得洞門，一望無際。七竅曰：「東西南北，方方可逃，究不知逃向何方，始能不受驚恐。」珠蓮曰：「東方有生氣，可向東行。」七竅然之，即望東道以逃奔。奔至日落西山，悲無棲止之地，又向前而窮其所趨。復行里餘，忽見一閣挺立。夫婦喜曰：「有此高閣，棲止有地矣。」遲步行來，頃到閣外。翹首望去，閣上一額曰「慈航殿」。夫婦入，參拜神祇畢，遂尋東邊一小小密室，同居其中。

剛到三日，閣外風聲大震，林木摧折。夫婦駭，將閣門緊閉，不敢聲張。久之，風停，耳聞有人在外呼曰：「慈航殿內何人在此？」夫婦不答。其人見得不答，大聲吼曰：「如不開門，吾將毀戶而入。」七竅夫婦無可為計，只得將門辟之。及視其人，乃毒龍也。夫婦愈駭，跪地哀曰：「爾且饒吾二命，須念在衙厚恩。」毒龍置若罔聞，曰：「爾夫婦尚能逃耶？爾能逃之，吾能覓之。」言罷，原形現出，張牙舞爪，直向二人撲來。

